

文章编号: 1005-0957 (2024) 01-0096-04

· 文献研究 ·

《理瀹骈文》穴位贴敷疗法特色探析

胡晶¹, 毛伟波², 庄爱文², 江凌圳²

(1.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2.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杭州 310007)

【摘要】 《理瀹骈文》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独立外治理论的外治法专著, 其穴位贴敷疗法是吴师机常用的治疗手段。该文应用中医文献学方法, 全面研习《理瀹骈文》, 分析吴师机穴位贴敷疗法的理论渊源及疗法优势, 梳理选穴规律、制膏要点、膏方特色, 归纳用膏思路及加药方式以阐发吴师机针药并用、内外同治的外治理念。该疗法是用特定膏药贴于经穴起到治疗作用, 是方药理论与针灸经络学说的结合。吴师机选穴以“上贴心口, 中贴脐眼, 下贴丹田”为要; 制膏多选取引经药物以及气味厚重之品; 治疗时注重辨证, 做到审阴阳、察四时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辨病形。该疗法为传承中医外治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思路,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理瀹骈文; 吴师机; 穴位贴敷法; 膏药; 外治法; 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460/j.issn.1005-0957.2024.01.0096

《理瀹骈文》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独立外治理论的外治法专著, 成书并刊于清同治三年(1864), 其作者为吴师机, 原名樽, 又名安业, 字杖先, 一字师机, 晚号潜玉居士^[1]。该书原题为《外治医说》, 作者于跋中解释到: “时贤皆云不甚解……爰改名《骈文》。借《子华子》‘医者理也, 药者瀹也’之句, 摘‘理瀹’二字, 以题其篇。”^[2] 该书内容丰富, 涉及诸多外治法, 用膏药进行穴位贴敷为其常用疗法, 书中有膏药 158 方, 篇幅占比较大, 实乃开创了外治法的新途径^[3]。

该书所说的“膏药”是“膏”与“药”的组合, 吴师机自注: “以熬而摊贴者为膏, 膏一成不易; 研而掺于膏中、敷于膏外者为药, 药随时消息。”^[2] 膏是基础剂, 如大营主将, 统领军队。而掺药如参谋, 敷药如环卫, 可随治疗用途而灵活加减^[4]。吴师机于临床上可以但用膏而不用药, 或仅用药而不用膏, 或膏药兼用, 若将一成不变之膏方称为膏药, 实为割离膏与药各自的妙用。若膏药共用, 可以据病情合理调配, 使其达到相反相济、相佐相益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探讨吴师机穴位贴敷疗法的选穴规律、疗法优势、制膏要点、膏方特色、用膏思路、加药方式, 从而阐发吴师机的外治理

论, 总结其临床经验。

1 理论渊源

随着宋元之后内治法日趋完善, 明清以来, 汤方逐渐成为主导剂型, 而其余疗法则趋于边缘化^[5]。“专主汤药”“重药轻针”的医疗风气盛行, 吴师机则认为内服汤药有可能会带来危害, “误人非必毒药也, 所见不真, 桂枝下咽, 承气入胃, 并可以毙……用不得当, 贻害无穷”^[2]。由此吴师机倡导“良工亦不费外治”^[2], 他主张: “汤液内治犹在暗室也, 膏药外治犹在大庭广众之地也。”^[2] 足见外治之便。据“续增略言”记载可知, 当时流传的《炮烙入门》(已佚) 认为针灸使用范围比较局限, 针刺不能用于虚损证, 艾灸不能用于阴虚热证。吴师机受此影响, 提出“针灸禁忌太多”^[2] “灸法亦宜慎用”^[2], 采用膏药贴敷穴位等外治法来代替针灸。

2 疗法优势

吴师机施诊以膏药为主, 因贫人购药为难, 而膏药价格较低; 且膏药更为便利, 于治疗疑难杂症之时, 可

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中医药现代化专项项目 (2020ZX002)

作者简介: 胡晶 (1998—), 女, 2021 级硕士生, Email: hujing19980622@126.com

通信作者: 江凌圳 (1970—), 女, 主任医师, Email: jianglinzh@126.com

免失手,能补内治法之不及。膏药贴敷穴位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简便易学,鲜有误治

吴师机提出穴位贴敷“不必如针灸之点穴不差毫厘,在得其大意与取其要穴而已”^[2],于书中多使用简化的穴位别名,如背心(肺俞)、心口(膻中)、腿弯(委中)、对脐(命门)等,可以指导治疗者快速定位。吴师机:“外感投补甚难,误补之患,亦同于误表。”^[2]可见内治有误用之虑。因此他提倡将膏贴于胸口,仅防误服汤药导致疾病加重的情况。

2.2 直达病所,无碍他脏

吴师机于正文中指出误用针灸推拿之害:“误下火针则泄真气,误烧艾炷则耗阴血,误习推拿则伤筋骨。”^[2]而内服汤药有“必待性发而始知其误与不误”^[2]的滞后性。穴位贴敷疗法则能结合经穴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使其效力直达病所,疏通患处经络气血,调和脏腑阴阳。膏药贴敷于穴位上,可于病聚结之处,将邪气拔出,避免邪气深陷。将病邪截断,避免妄行传变,正所谓“见病则治,不走迂途,中病即止,亦无贻患”^[2]。又因膏药不从口入、不经脾胃,故不伤及水谷之精的化生。即使须用攻伐之膏,也不累及脏腑,避免了阴阳之变。

3 选穴规律

吴师机认为“膏药贴法亦与针灸通”^[2]“膏药即针灸之变”^[2],除了贴敷患处,还要根据病情选取相应穴位治疗。正如他主张“知一十二经循行之要,定穴道之正伏,而通八十一数主治之原”^[2],只有熟于十二经循行,才能按经之所过而调之。以十二经为基,其选穴规律还可总结为以下两类。

3.1 三焦分部选穴

吴师机认为“人一身有上中下三部,而皆以气为贯”^[2],受《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中“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6]的启发,他将人体纵向分为三部,即上中下三焦。头至胸为上焦,上焦心肺居之;胸至脐为中焦,中焦脾胃居之;脐至足为下焦,下焦大小肠、膀胱居之,三者皆“以气为贯”。故吴师机提出“贴穴不过前后身上中下三部”^[2]以及“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2]此与针灸的近部选穴原则相吻合。还可“兼贴心俞与心口对,命门与脐眼对,足心与丹田应”^[2]起到提高疗效的作用。

3.2 脏腑阴阳辨证选穴

吴师机:“五脏之系咸在于背,脏腑十二俞皆在背,其穴并可入邪,故脏腑病皆可治背。前与后募俞亦相应,故心腹之病皆可治背。”^[2]明确了治疗脏腑病应以俞募穴为主。在选择募穴、俞穴时,吴师机遵从“腹阴背阳,募在阴,俞在阳。阴病行阳治俞,阳病行阴治募”^[2],体现了他重视阴阳辨证的大局观。

3.3 经验选穴

吴师机于书中记载了大量经验选穴,如太阳为头疼者所必治,急惊风则刺少商,蒜敷经渠治牙痛,治胀取足三里,泻颊车治口喎,取至阴以治难产等。

经统计,吴师机于书中仅列穴位 80 余,其中膻中、肺俞、百会、风门、风池、风府、太阳、大椎、印堂和天突为吴师机治疗上焦疾病的常用穴,尤以膻中、肺俞为要;神阙、足三里、脾俞和胃俞为治疗中焦疾病的常用穴;涌泉、至阴、肝俞、肾俞、命门、膏肓、关元、气海、阴交和丹田为治疗下焦疾病的常用穴。吴师机将上述取穴法融会贯通,施膏选穴多以“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为主,兼依具体情况选取它穴。

4 制膏要点

吴师机的膏方自有门路,他发现《内经》中有“用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2]的相关记载,实为仲景使用桂枝汤内服以调和营卫的渊源。药熨既可改为汤头,那么将汤头改成膏药亦无非是守本遵古的行为。又有叶天士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熨治疟,开辟了变汤药为外治的法门。故吴师机提出“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2],如将香苏散、神术散、黄连解毒汤、木香导滞散等汤药散剂熬膏。

4.1 重视引经之品

吴师机认为膏中药物须以“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拔病外出”^[2]之药为引,如姜、葱、韭、蒜、白芥子、花椒以及槐、柳、桑、桃、蓖麻子、凤仙草、轻粉、穿山甲等药。吴师机于正文注说:“盖膏药第一欲其能达患处耳。古言蓖麻能拔病气出外,乳香能引药气入内,木鳖仁能追病源,金凤草能透骨节,皆膏药中必需之药,此即内科之用引也。”^[2]

4.2 选用气味厚重之药

膏中药物必须选择气味俱厚的,如苍术、半夏、甘遂、牵牛、巴豆、草乌、南星、木鳖等,气味厚重之药才能有势如破竹之功。正如他提出:“虑其或缓而无力

也,假猛药、生药、香药,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其所,俾令攻决资助,无不如志,一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己。”^[2]通过猛药、生药、香药的作用,促进患处气血流通,则邪去病已。

4.3 配伍不避反畏

吴师机对“十八反”“十九畏”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二物性反,正取起相激为用”^[2],在21个膏方中使用了13次“甘草-甘遂”、11次“川乌-半夏”、7次“甘草-芫花”等^[7],可以增强对经穴的刺激,达到更好的疗效。

4.4 血肉之物为补

吴师机认为药补必用血肉之物才能起到补益的功效,并效仿羊肉汤、猪肾丸、乌骨鸡丸、鳖甲煎、鲫鱼膏之类选用药物。牛胞衣则为补中第一药,效力极强。

据统计,《理瀹骈文》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21个膏方中,涉及药物共314种,其中频数为11次及以上的药物有64种,排列前10位的药物分别是生姜、当归、川芎、桑枝、南星、防风、穿山甲、半夏、柳枝和黄连,配合使用有散结活络通经之效。

5 膏方特色

吴师机所制的21个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按功能特点可分为“疗治脏腑之膏”“特定功能之膏”“妇人经产之膏”三类(见表1),其中常用膏有5种,即清阳膏、散阴膏、金仙膏、行水膏和云台膏。清阳膏能代败毒散、防风通圣散治上焦风热及内外热症,他效仿《素问·水热穴论》治疗热病采用“五十九俞”针刺以“分杀其势”之意,推出治疗太阳外感可以选太阳、风池、风门、膻中等,结合药敷法、熏法,疏通来路,分杀病邪,此膏还能治疗热证哮喘、咳嗽、吐血、口糜口疮等;散阴膏能代五积散、三痹汤治下焦寒湿,可贴敷于神阙、丹田等穴,如治阳衰、阴疽、寒疝、寒湿脚气等;金仙膏能代越鞠丸、温白丸治疗六郁诸症,可贴敷于膻中、神阙,可治疗内伤饮食、胸膈饱闷、噎气吞酸、噎膈反胃等;行水膏能代五苓散、八正散通利水道,治疗三焦湿热,可贴敷于膻中、神阙、丹田等,治疗痰饮、水气喘咳、小便黄赤、热淋等;云台膏则能通治外症,敷于患处,通治发背、发疽、颈核、乳痈等痈疽肿毒。另外还有养心、清肺、健脾等膏,以调节脏腑。又有通经、安胎等膏,以对治妇人经产诸疾。

表1 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

名称	功效及主治
疗治脏腑之膏	
清肺膏	治一切肺热咳喘等症
清肝膏	治肝火盛证
清胃膏	治胃热诸症,亦治肺燥、肾热、挟心肝火者
清心化痰膏	治实痰诸症
温肺膏	治一切肺寒咳喘等症
温胃膏	治胃寒诸症
养心安神膏	治心虚虚火,不能安神者,亦治胆虚
健脾膏	治脾阳不运等症
特定功能之膏	
清阳膏	治上焦风热及表里俱热
金仙膏	通治六郁五积诸症
行水膏	通利水道,治三焦肠胃湿热病
散阴膏	治下焦寒湿及表里俱寒、三阴证
云台膏	治阳证痈疽或半阴半阳证痈疽
滋阴壮水膏	治一切阴虚有火证
扶阳益火膏	补命门之火,制水以生土
大补延龄膏	调和五脏,配合阴阳,补益气血
妇人经产之膏	
通经膏	主温经通经
固经膏	主举经、固经、补阴清火
安胎膏	治妇人胎前诸症,保胎为主
催生膏	治难产
卫产膏	治妇人产后诸症

6 用膏思路

吴师机认为:“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2]即外治也须辨证。据“续增略言”记载,用膏有五法^[2]。

6.1 审阴阳

既要认识到所受邪气属性之阴阳,又要明辨证型之阴阳。如伤于风则用清阳膏,伤于湿则用行水膏,阳热用清阳膏,阳虚用扶阳膏,阴盛用散阴膏,阴虚用滋阴膏。

6.2 察四时五行

即需明辨不同季节所受之邪有所不同。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用清阳膏以散热,滋阴膏以补肾水。

6.3 求病机

即以《内经》病机十九条为旨。如“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8], 风木受邪, 首用清肝膏, 且清阳膏治疗一切实热, 亦可用之, 若肝热伤阴则加用滋阴膏。又如“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8], 首选健脾膏以培土, 可合用金仙膏、行水膏以利湿消肿满。

6.4 度病情

须结合患者情绪判断所伤脏腑。如忧愁思虑则伤心, 可用养心膏。又如悲怒气逆则伤肝, 宜用清肝膏, 若伴见胁痛或瘀积, 可合用金仙膏。

6.5 辨病形

即通过患者症状表现来判断所患证型, 如症见面赤、口干、脐下有动气、烦心等, 病在心, 实者用清心膏, 虚者用养心膏。又如症见腹胀、胃脘痛、膈咽不通、饮食不下, 病在胃, 热者用清胃膏, 寒者用温胃膏, 并用金仙膏化食积、健脾膏以助运化。

由此可以发现, 吴师机治病以辨证为要, 先判上中下三焦、五脏六腑、表里、寒热、虚实, 提炼疾病纲要, 以病位病性为导向, 处以相应的膏方。且吴师机不吝多膏并用, 效验迅速。

7 加药举隅

膏与药搭配得当能操阴阳之总, 统治百病。用膏之时, 可依据病情掺、敷以它药, 亦可揭膏后用药擦洗患处, 或贴膏时用药熏熨患处, 能起到相得益彰之效。膏方为不变之方, 药则随膏条缕析, 灵活选择。处方时以膏为纲, 以药为目, 膏起到一个主要作用, 药则辅助膏效的发挥。

7.1 掺药于膏内

吴师机治疗血瘀痛经时选用金仙膏, 掺以官桂、吴茱萸、丁香、当归等药助其化瘀之力; 若久嗽不止, 则以罂粟壳末或五倍子末等收涩药掺膏贴, 达到敛肺止咳之效; 若肝阴虚, 可用滋阴膏掺以木香、青皮、官桂, 或吴茱萸、黄连末等, 起到疏肝行气或清肝泻热之功。

7.2 敷药于膏外

吴师机治疗妇人血结胸时, 将蛋清调敷海蛤散于清阳膏外, 达到化痰清肝的作用; 若血崩, 则贴固经膏, 并将炒蒲黄、炒五灵脂、发灰、牛胶、归尾、黑荆穗、白芷、川芎、升麻、柴胡等药合敷于脐, 以收涩升提之法增强膏力。若遇病机错杂的疾病, 吴师机还提出了“贴补膏敷消药”来治疗虚实夹杂病症, 以阐扶正逐邪之义。

总其加药法, 掺药、敷药皆与膏相辅, 或针对某一病症起效, 或增强膏方整体的效力, 有助于疾病向愈。吴师机认为加药法可参《雷公药性赋》、东垣药例、东垣十二剂、东垣脏腑温凉补泻之药、东垣引经药、医书用药大法, 若识得症治, 加药自易。

8 结语

上前所述, 吴师机的穴位贴敷疗法是使用特定膏药贴敷于经穴, 发挥出药物与经穴共同作用的简易疗法。吴师机选穴以膻中、神阙和丹田三穴为要, 制膏不避反畏, 喜用引经药物、气味厚重之品, 习用血肉之物为补。吴师机精于审阴阳、察四时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辨病形五法来判断病情, 以清阳膏、散阴膏、金仙膏、行水膏、云台膏等常用膏方, 或掺、敷它药, 从而治疗各类寒热虚实病症。吴师机于乱世救济贫病, 不辞辛劳, 月治数千人, 可见穴位贴敷疗法的确行之有效。此疗法上承先圣、下拯斯民, 是吴师机讲求天人性命之理的崇高信仰的体现, 有待后人进一步挖掘与应用。

参考文献

- [1] 曾昭铎, 刘小斌. 吴尚先《理渝骈文》版本考[J].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1985, 2(4): 37-39.
- [2] 吴尚先. 理渝骈文: 外治医说(修订本)[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5-8, 10, 24, 28-29, 36-37, 40, 44, 48, 56-64, 83, 111, 128, 161, 183-184, 190-191, 201, 223.
- [3] 祝浩东. 中药传统黑膏药的发展历史及制法研究[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45(5): 537-541.
- [4] 朱晟. 膏药的治病作用和学习“理渝骈文”的心得[J]. 中医杂志, 1956, (3): 142-145.
- [5] 王雨濛. 刀针、膏贴与汤药: 清代的外科[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3: 77.
- [6] 李生绍, 陈心智. 黄帝内经灵枢: 附黄帝八十一难经[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42.
- [7] 黄嗣航, 陈小易, 刘盼. 从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用药频次发掘中药促渗剂[J]. 中医杂志, 2012, 53(5): 442-444.
- [8] 傅景华, 陈心智.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153.